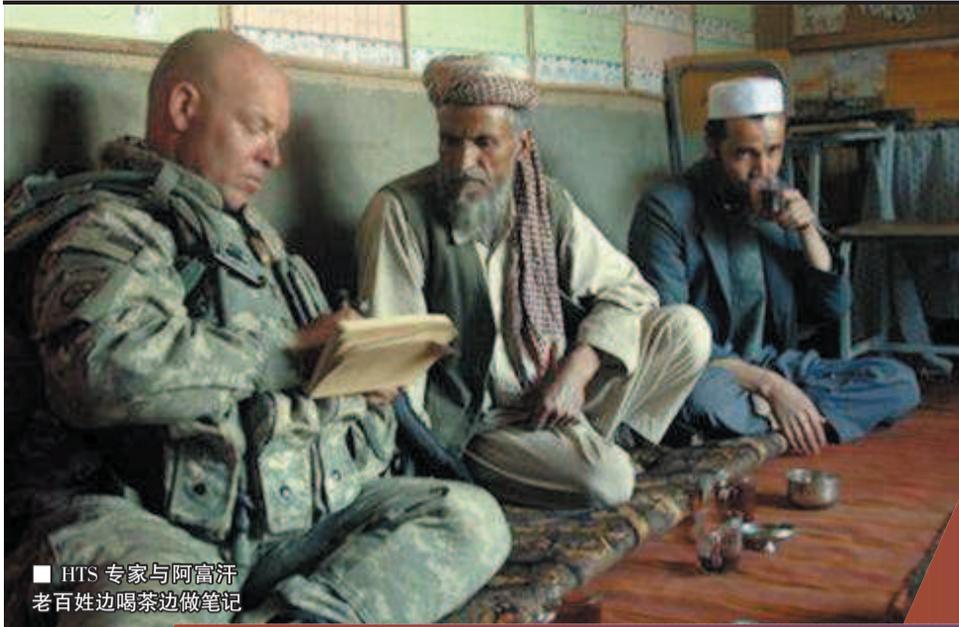


新民晚报 | 军界瞭望



■ HTS 专家与阿富汗老百姓边喝茶边做笔记



■ 美国人类学家与伊拉克村民交流

描绘“人文地图”

美军攻心战术“中看不中用”

2020年过了一大半,美军不仅深受新冠疫情困扰,其海外驻军也麻烦不断,据美国《星条旗报》披露,美军在海外遇袭次数已创下近两年的新高。事实上,长期打着“自由”“解放”旗号征战海外的美军也希望“攻城为下,攻心为上”,曾推出神秘的“人文地形系统”(HTS),希望博取别国民心,减少抵抗,可实践证明,只要霸权思维不改,美军便休想摆脱“战争泥潭”。



■ 死在阿富汗的HTS参与者、人类学家迈克尔·巴蒂亚(中)

如意算盘 看似不错

21世纪初,美军相继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,主要战事都迅速结束,美军以极小代价推翻了两个政权,但接下来却是噩梦般的反游击战,美军被当地人视为侵略者,遭到坚决抵抗。为赢得敌国民心,减少伤亡,美军尝试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了解敌情。2006年,HTS项目应运而生,军人和人类学家混编成“人文小组”,嵌入陆军战斗旅,试图梳理战区原住民的语言、宗教、部落关系和种族渊源、价值观、对美态度等等,形成“人文地图”。

达卡罗联袂推销 HTS,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数十篇文章,向军政高层灌输“HTS 堪比 F-22(隐形机)”的概念。在他们看来,HTS 能“一箭三雕”:首先,通过将人文信息与地理空间数据结合,推出不同于传统地图的人文地图,标注易冲突区,便于美军重视和规避;其次,利于增进美军与战区民众沟通,获得文化认同;最后,还可营造出美军“仁慈占领”的假象,让外界特别是美国民众相信海外作战是“用铁拳输送慈悲”。

2006-2014年,美国国防部网站上经常出现 HTS 人员与阿富汗长老喝茶、给叙利亚儿童分糖的图片,既有博士,也有退役特种兵,2011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线部

署的 HTS 小组超过 40 个,当年预算更是“爆炸式”增至 1.5 亿美元。

无人喝彩 难获认可

从效果看,HTS 走出令人尴尬的“先扬后抑”曲线,“如意算盘”尽数落空。项目开展头四年,HTS 小组集中在阿富汗活动,可老百姓依然不买账,毕竟美国大兵白天分发糖果药品,打井修学校,可晚上却以搜查武器为由袭击村庄。网上一段视频显示,一位美国大兵正向记者炫耀他们为阿富汗村落建起小公园,设立市场,而旁边的阿富汗人却说,“(反美的)塔利班都是土生土长的,美军带来不安全”,这“打脸”的速度真是猝不及防。

滑稽的是,一线美军也对 HTS

颇有微辞,“嵌入”作战部队的人文学家没受过军事训练,遇到危险时不仅自身难保,还连累同行的士兵。尽管麦克菲特等负责人一直强调 HTS 的益处,却拿不出任何证据,连被派到前线的学者也出现分歧,部分人认为 HTS 所进行的数据收集、心理战等活动有悖学术道德,就在首个 HTS 小组部署到阿富汗不到一年后,美国人类学协会就斥其为“复活殖民主义”,千余学者还在“人类学家网站”上联名表示拒绝参与该项目,指出 HTS 是美国美化战争的“遮羞布”。

实际上,HTS 本身就多次曝出丑闻。早在 2009 年,就有种族主义、性骚扰、冒领工资的报道,一项军内调查也发现 HTS 存在严重问题。美国记者瓦内萨·吉扎里在所著《温柔的士兵》一书中称,“我希望 HTS 能让美军变得更聪明,但我对项目了解越多,就越难说服自己”。他发现,HTS 承包商斥巨资招来的许多学者对伊拉克、叙利亚、阿富汗等战区的文化并不了解,他们中也很少有人会阿拉伯语、普什图语、达里语或波斯语,严重影响了项目成效。

折戟沉沙 不了了之

“内外交困”的 HTS 很快日近

黄昏,甚至蒙上悲剧色彩。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1 月,由于缺乏足够培训,HTS 的人文学家迈克尔·巴蒂亚、妮可·苏韦格斯和保拉·洛伊德在阿富汗交战中丧生。到了 2014 财年,HTS 彻底沦为“孤家寡人”,几乎没有机构乐意参与,一位美军军官直言,“就像给警察配备装甲车,他们(HTS 人员)有点多余”。

与此同时,HTS 的力推者也陷入沉寂,《美国平叛作战:人类科学与人类地形》一书作者罗伯特·J·冈萨雷斯一直关注 HTS 的进展,曾多次致电 HTS 总部,但均无人接听,于是只好辗转联系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(TRADOC),才证实 HTS 已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“寿终正寝”,当初建立战区人文信息数据库的“雄心壮志”也化为泡影,而 7.25 亿美元的投资则“打了水漂”。

冈萨雷斯指出,HTS 之所以虎头蛇尾,首先是立项的前提就站不住脚,“能想像外国军队杀害你的亲人、侵占你的家园后,再模仿你的风俗习惯说‘我们本来是来帮助的’,这种表演既蹩脚也无聊”。

孙文静 梁君

外军掠影



■ 红旗二号地空导弹列阵

上海“红旗”终结U-2窜犯史

上世纪 60 年代,台湾当局利用美制 U-2 侦察机窜犯大陆,该机飞行高度超过两万米,当时人民空军最好的歼击机也奈何不了它,更别提高炮了。为打掉这个“空中贼眼”,我军一方面用有限的苏制 S-75“德维纳”地空导弹综合体实施拦截,另一方面展开仿制研制,推出性能相当甚至更好的红旗系列导弹,解决了“管用管够”的难题,而上海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横潦泾上的“秘密”

1960 年,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,断供 S-75 导弹,我军仅存的 50 多枚原装弹“打一发则少一发”,而来自 U-2 的威胁却越来越大。1961 年,中央确定上海为地空导弹研制生产基地,成立上海机电二局(上海航天局前身),负责参考 S-75 仿制红旗一号导弹,代号“543”。导弹的设计抓总单位是国防部五院二分院,而生产制造主战场是上海和沈阳(后来上海又帮助援建“大三线”贵州遵义厂)。

在上海,核心的导弹总装厂(对外称新江机器厂)放到松江横潦泾半岛上,那里三面环水,进出唯有一座小桥,符合保密要求。为支持机电二局工作,上海方面要地给地、要人给人,刚上马时,总装厂才 700 多人,青工、学徒工占到 80%,偏偏缺少技术人员,上海市和空军便在很短时间内调来 600 多位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,对于急需的几位钣金工,空军干脆从 5703 厂调来两位高级钣金师傅。

1963 年,上级希望上海三年内拿出导弹初样产品,上海市委更提出“在 1964 年 12 月 31 日前拿出合格产品”。面对紧张的时间节点,航天人全力以赴。副局长赵世愚回忆,导弹有个关键舱体,技术难度很大,大家攻关一年才拿出合格产品,但焊接时却将舱体烧出小洞,后经补焊和强度气密试验,均达到要求,但能作为正式产品吗?经过讨论,厂领导决定重新生产,还将舱体拍成照片,贴到橱窗里,引起大家警觉。从此,“军品质量第一”的观念更牢固地树立起来。

斩首黄荣北

1964 年 12 月 20 日,航天人倾力奉献出的三枚 01 批导弹总装测试成功,当检测完最后一项数据时,车间沸腾了,因为这是上海诞生的第一代导弹。1965 年底,这批导弹送到西北靶场,结果三发三中,接着八发遥测弹靶试也获成功,说明导弹总体质量不错,标志着红旗一号导弹仿制成功,可投产列装。

红旗一号的到来,虽然解了苏联原装弹稀少的燃眉之急,但飞行高度不够,抗干扰能力不强,对付 U-2 仍差“一口气”。空军很着急,要求研制人员进一步挖潜。面对外部技术封锁,航天人刻苦钻研,终于推出增大射高、射击斜距,扩大杀伤空域的红旗二号导弹,并增加抗干扰措施。1967 年 6 月,红旗二号通过定型试验,迅速装备部队。

同年 9 月 8 日上午,刚从美国训归来的台湾空军上尉黄荣北驾驶 U-2 飞机窜入浙江嘉兴机场附近,恰好与新装备红旗二号的我地空导弹 14 营狭路相逢。U-2 发现被导弹雷达锁定,急忙向制导雷达施放角度偏频应答式干扰,岂料红旗二号早就有“反电子干扰二号设备”护法,三发齐射,其中第二枚导弹正中机身,将黄荣北击毙于座舱!

“9·8”战斗创下第一次用国产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纪录,也是我军最后一次击落 U-2,自那以后,这种“空中飞贼”便再也不敢窜扰大陆了。

游本凤



■ 被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相继击落的四架 U-2 侦察机残骸

国造利器